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瑞 根 / 著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瑞 根 /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高参. 1 / 瑞根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91-9578-0

I. ①首… II. ①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840 号

首席高参

瑞 根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578-0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23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

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刘兆国把赵国栋带进他的朋友圈中 / 1

赵国栋心中微微一动，看来刘兆国这几个战友都不简单，光从他们表现出来的气势就看得出来这些人身份不一般。尤其是居中那个白衬衣男子，沉稳有度，目光柔和却又不乏坚忍，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学者。而那个蔡哥身上则隐隐流露出一种霸气，不是社会习气中那种霸气，而是一种隐然自威的气势。

第二章

人才难得，提拔他为江庙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 / 22

二十二岁，工作不到两年，主持江口县第一大农村派出所，辖区内四乡一镇，超过十万人人口，这副重担就压在了一个如此年轻的干警身上，获悉这个消息的人们都忍不住议论纷纷。

第三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谋划发招下狠手 / 39

陈国刚望向赵国栋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尊敬和羡慕，也就比自己大两岁不到，这么年轻就能主持江庙所工作，而且短短一个月就能造出这么大声势来，难怪自己在局里就听人说赵国栋不简单，前程远大。

第四章

蔡正阳这一步官路上得如此迅速，如此顺利 / 56

这两篇受到高层领导关注的文章都是蔡正阳在赵国栋的启发之下写成的。新颖的、高瞻远瞩的观点是赵国栋的，蔡正阳只是针对性地收集材料，收集数据，加以分析。高层领导认为一个县委书记能够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嗅觉，难能可贵。于是原来确定的市长助理变成了副市长，原本确定协助市长抓某些专项工作变成分管工业、交通工作。

第五章

他就像一个稳操胜券的操盘手 / 74

在赵国栋的心中，始终澎湃着一股大潮，一股由渴望形成的大潮。他仿佛正驾驶着一叶扁舟穿行在这波峰浪谷之间。他就像一个稳操胜券的操盘手，左手是他的商场、股市，右手是他的官场、仕途。他就那样稳稳当当地布局，扎扎实实地落子，不动声色地收获……

第六章

柳道源对赵国栋刮目相看了 / 94

柳道源也想不通这个家伙怎么就敢在自己和蔡正阳面前如此放肆随便，虽然他很喜欢这种氛围，但还是对赵国栋的表现感到困惑。一个什么都算不上的小警察能够在自己和蔡正阳面前做到不卑不亢已经很难了，还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出现。

第七章

赵国栋预感到他的前途潜伏着一股暗流和危机 / 115

局里中层干部即将调整的消息不胫而走。栾征远、牛子建的离开和朱星文的强势上位，一下子让原来的栾系人马慌了手脚。一朝天子一朝臣，加上刘胜安和邱元丰拟任副局长的消息，这一波风暴袭来，意味着江口县公安局立即就要迎来一场剧变。

第八章

赵国栋让这个浸淫江湖十几年的老手也感到惧意 / 147

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包太平笑着对朱星文道：“现在要求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小赵这种科班出身的干部就是要大胆地用在领导岗位上，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没有错嘛。”

第九章

波谲云诡，赵国栋觉得进管委会这件事情有些棘手 / 166

正如刘兆国所说，如果一个县委书记无法控制常委会的节奏和走向，那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县委书记，已经担任县委书记两年多的卢卫红显然不属于此列。

第十章

一番龙争虎斗，赵国栋脱颖而出，上任开发区 / 189

尤蕙香也有些惊讶，赵国栋这样的角色似乎还接触不到安都市纪委那个层次，可他怎么会认识二姐呢？但想想这一次公安局里竞争开发区挂职副主任的一番龙争虎斗，尤蕙香觉得人不可貌相。赵国栋虽然业务能力出众，但是，要想脱颖而出可不是光靠业务能力就能行的。

第十一章

开发区是个火药桶，不小心就会炸 / 215

坐在主席台上的张泰坐卧不安，瞿韵白的口才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出奇得好，一直到梁县长到来时，她仍然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个原来从不缺席的挂职副主任赵国栋却蹊跷的没有出席这一次会议，这让张泰更感到一丝不安。

第十二章

案子办得完美漂亮，开发区整顿初战告捷 / 243

“我说的话语气可能有些过重，但这不是一次庆功会，还不到喝庆功酒的时候。只有等我们开发区发展起来，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喝庆功酒。”卢卫红书记也觉得自己语气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开发区发展滞后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让他不吐不快。

第十三章

出谋划策，要把蔡正阳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 / 257

仅这一点你就可以找宁法书记汇报，甚至向省长省委书记直接汇报反映！宁书记不是还兼着省委副书记么？你这是为公，为工作，为了安都市的发展，我想任何一个领导都没有理由责怪一个一心为本地区发展出谋划策提建议的干部，更何况你还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副市长。

第十四章

宁法书记力挺蔡正阳进入市委常委 / 278

“你不用说什么，我会支持你，但这件事情光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觉华省长、天明书记以及援朝部长那里也该去走一走。”宁法目光望向一边，“我们都有让安都变得更美好的想法，要实现我们的愿望，一个更高的平台就必不可少。”

第十五章

一部分人先富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 / 304

我当初之所以煞费苦心请柳哥出面就是觉得到开发区是个机遇，现在机会的确来了，只不过这个机会会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干不好，开发区被裁撤，我自然就灰溜溜滚回公安局。干得好，就像你说的，也许就是一条康庄大道，背水一战啊。

第十六章

他要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去经受财富风暴的洗礼 / 320

赵国栋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高高的山巅之上，感受到财富滚滚奔涌而来的磅礴气势。他相信，即便自己不踏入，一样可以辉煌精彩。他扶持训导着德山和长川，培养他们成长，还有赵灵珊和刘成，再加上房子全……他们在自己面前已然形成了一个可供管理领导的群体，一个具有远大前景的家族企业隐然形成，而他则藏身其后。

第十七章

开发区岌岌可危，赵国栋一套金庸小说换来一千七百万 / 341

这一次贸洽会招商引资虽然管委会自我吹嘘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实又是一次滑铁卢战役，区区两三百万投资能够济得什么事？五月大限即将来临，如果在五月之前拿不出点儿像样的成绩来，江口开发区极有可能成为第一批被裁撤的对象，到时候看赵国栋怎么交代！

第十八章

天生英才，是大英雄总要有英雄本色 / 361

雷向东和萧华山以及郑健都交换了一个惊异的眼神，这个家伙简直太强悍了，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导向理解得如此透彻，以至于许多自己想到了但是还没有想清楚的东西落到他嘴里就变成了娓娓道来。

第一章 刘兆国把赵国栋带进他的朋友圈中

赵国栋心中微微一动，看来刘兆国这几个战友都不简单，光从他们表现出来的气势就看得出来这些人身份不一般。尤其是居中那个白衬衣男子，沉稳有度，目光柔和却又不乏坚忍，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学者。而那个蔡哥身上则隐隐流露出一种霸气，不是社会习气中那种霸气，而是一种隐然自威的气势。

大观口的逢会相当热闹，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这里都热闹异常。今年八月十五更是人潮涌动，天后庙前后的坝子里人山人海，来自周邻几个县市的老百姓都来赶场逢会。

各种小吃应有尽有，杂耍马戏也是层出不穷，各种小手艺纷纷登场。剪纸、藤编、草编、糖人、泥塑、石雕，引得无数人驻足观望。其他地方这个时候十分讲究的月饼，在这里反而显得不那么起眼了。

赵国栋带着联防员胡明贵、谭凯赶到天后庙时已经是上午过十点了，治安室的人早早就撒了下去。罗长荣因为乡上开党委会来不了，这边就只有赵国栋担起重任了。

每到初一或者十五，周遭的扒手们总会寻摸着想要在这场盛会中捞一把，这也是大观口乡治安室最为头疼的事情。几乎每个初一、十五都会有那么几个失窃的群众哭哭啼啼地来治安室报案。

虽说损失不大，一般也就是几十元钱，但是对于乡下百姓来说也够让人肉痛的了。所以治安室每逢这个时候都不得不全体出动，以求最大限度地将

那些扒手撵走，维护逢会的平安。

大观口和土陵都是赵国栋的辖区，所以这个任务便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赵国栋身上。不过这对赵国栋来说是小菜一碟，毕竟他也是在刑警队干过一年的，要不是帮刑警队队长刘队顶缸，他也不会被下放到江庙派出所。江庙虽然是赵国栋的老家，回老家也是件好事儿，但这样灰溜溜地回去，还是让他心里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不管怎么样，工作还是要干的。

赵国栋和胡明贵顺着天后庙旁边的几条街道溜达了一转之后，回到天后庙前的广场上，这里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赵国栋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三男一女。其中两个年龄不小了，至少在三十岁以上，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十分普通，也没有多余的动作。但骨子里流露出来的气息，却让赵国栋一下子就觉察到其中两个家伙都是练家子，而且不是寻常的练家子。

这时，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似乎丝毫没注意到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年轻人，目光有些迷茫地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身形踉跄了一下之后，又随意一躬身，年轻人又重新恢复了正常，快步离开，不过赵国栋却抢在他前面卡住了他的身体。

“拿出来。”

“什么？”年轻人一脸愤怒，但目光中一闪而逝的紧张却掩饰不住。

赵国栋脸上微笑不变：“拿出来。这是我的地盘，不要惹我。”

“放肆！”涨红了脸的年轻人似乎被赵国栋的表情激怒了，插在上衣包里的手一动，闪电般向赵国栋挥来，带起一阵风声。

“哼，米粒之珠也敢放光华？”赵国栋身形一斜，让过对方这一插掌，单手竖肘恰到好处地在对方肘部一撞，手指已不经意地从他怀中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入手之后让他有些诧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胶皮笔记本。

年轻人眼睛都红了。

一拧身又出一拳，单腿借力就是一记侧蹬，直袭赵国栋上中两盘，一招两式，一气呵成。

“咦？还有两下子啊。”赵国栋脸上神色未变，不过心中也是一凛，这个

家伙手底下功夫不差啊，旁边那三个岂不是更强？

心中虽如此想，但是手下却没有半点退让。一记摆腿架开对方凌厉的一脚，右拳毫不客气地格开对方的刺拳，同时化拳为掌叼住对方脉门，轻轻一捏，对方身体便瘫软下来。“小子，看来只有你家大人来才能把你领走了。”赵国栋对他说道

“放手！你知道我是谁？”年轻人强忍整个胳膊的酸痛，想要挣扎，却半点力气也使不出来，只能咬着牙硬抗，额际汗珠隐隐，显然赵国栋这一手很是刁毒。

“我管你是谁，这是我的码头，你想给我找麻烦？”赵国栋脸色一阴，狠辣之气隐隐渗出。

背后响起，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赵国栋没有理睬。他知道肯定是年轻人那几个同伙，不过他不认为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挑衅执法机关。

“小兄弟，请放了他吧，我兄弟不懂事，我代他道歉了。”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抱了抱拳。

赵国栋斜睨了对方一眼，看到眼镜男子身旁那个马脸壮汉似乎有些不忿，冷冷一笑道：“我觉得你们应该懂规矩才对，明知故犯是觉得我软弱可欺？”

“呵呵，小兄弟，想必你也看出来，我这兄弟并没有那意思，不过是一时手痒罢了。”眼镜男子坦诚地一笑，一脸歉意，“真的，我们不是吃这口饭的。就算是要吃，也不会来这里，对不对？”

赵国栋注视对方良久，阴狠的目光让自认为阅历练达的眼镜男子都微微色变，方才点点头，挥手放了那个龇牙咧嘴的年轻人，说：“好，你说服了我，这一次就算了。记住，无论在哪里，无论你有什么本事，共产党的天，你翻不了，不要做无谓的挑衅。”

“呵呵，小兄弟，你说话有些意思，能交个朋友么？我叫乔辉，他们一般叫我小辉或者辉哥。”眼镜男子并没有唐突地伸出手来，他只是笑了笑，等待对方反应。

眼前这个小伙子虽然说话冲了一点，但无疑是个值得一交的人物，身手不说，头脑反应和立身处世都不简单。

“我姓赵，江庙派出所的，这里是我的辖区。”赵国栋沉吟了一下才回答

道。他既没有答应对方，也没有一口回绝对方。对方说得没错，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干那一行的，以他的身手根本不用吃这碗饭。这次不过是见猎心喜，手发痒，想要在同伴面前炫耀一番罢了。

“好，小兄弟，今天乔辉承你情了。我们先走了，后会有期。”眼镜男子也很爽快，没有多余废话，道别之后便带着三个人离开了。

赵国栋注视着几人消失，才掂了掂手中的胶皮笔记本，走向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那个中年人：“大哥，这东西是你的吧？来，完璧归赵。”

“呵呵，谢谢了。这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是上边记了一些老战友的联系电话，若是丢了，也许一辈子都联系不上了。”中年男子身材魁梧，身板硬朗，一头短发，看起来有四十出头，精神十足。

“嗯，那你可得保管好。不过那小子也只是想显摆一下罢了，要不你兜里的钱包可就飞了。”赵国栋也笑了笑，“下一次也许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小兄弟，看你是干公安的，为啥不把他们抓起来？”中年男子似乎对赵国栋的表现很好奇。

“嗯，他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抓起来？就算是偷你笔记本那个家伙，他也没有犯罪故意，不过是想要显摆而已。何况这笔记本对你意义重大，但法律只会认定其本身价值，还够不上犯罪，给他个教训足够了。”赵国栋很平静地解释道，他觉得这个家伙似乎有点儿找碴儿的意思。

“不是犯罪，那算违法吧？”中年男子依然紧追不舍。

“可以算，那要看如何看待认定，所以我给了他口头警告。”赵国栋眯起眼睛，怎么，还想干涉自己的处置权？

中年男子似乎也觉察到了赵国栋言语中的生硬，笑了笑：“小兄弟，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探讨一下而已。说实话我还真得感谢你帮我拿回这东西呢。”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赵国栋也笑了起来，“听口音大哥好像是这边人？”

“怎么，你还听得出我的口音？”中年男子惊喜地一扬眉，似乎不敢相信。

“嗯，大哥口音虽然变了许多，但是你发音的尾子仍然有我们这边特有的味道。而且我方才看你在那边张望，似乎有些怀念感慨的神色，估摸着你应该也是这边的人。”赵国栋也不掩饰。

“啊？”中年男子没想到赵国栋的观察力如此细致入微，赞许地点点头，又指了指南边：“我是平川那边的人，不过就挨着大观口这边。小时候经常来这边玩耍，当兵一走二十多年，物是人非，真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

赵国栋掏出烟丢给对方一支，重新把烟塞进包里，说：“大观口变化不大，尤其是这边老街都还保留了原来的样子。每月初一、十五都像过节一样热闹，平川、江口、梅县甚至更远的百姓都来这里逢会。”

“嗯，这边属于江庙派出所管吧？你们不是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来这里执勤？”中年男子见赵国栋收回烟，有点诧异，但还是自顾自点燃烟。

“如果所里没什么大事，当然要过来，大观口这边还有治安室。这边人流量大，难免有些不开眼的家伙来搅扫，得不时敲打一番才行。老百姓挣两个不容易，兴冲冲来逢会赶场，得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去才行啊。”

赵国栋不知不觉间把对方当成老朋友般随意聊起来。

中年男子点点头：“是啊，当公安也不容易。但老百姓看你公安行不行，就是看你能不能让他们安安心心工作生活，这要求并不高。”

“大哥，这句话听起来要求不高，但是落到实处也不简单。”赵国栋摇摇头，“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被盗，回去必然四处埋怨，很快就传得四邻皆知。公安要想挽回印象，破十件案子也未必能弥补。很简单，老百姓都是很实际的，他只注意自己身旁发生的事情，自然忽略了与己无关的东西。而且好的东西他往往记不住，一旦损了他的利益，他便是过上十年一样记忆犹新。”

“嘿嘿，小兄弟，你才工作多久？听起来好像很有感触似的。”中年男子笑了起来。

“我读警专放暑假时就在县局治安科见习了两个月，毕业又在安都市区派出所实习了三个月，然后分配到县局刑警队工作了将近一年，又下到这江庙派出所一干就是五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经历却不少，城市派出所、农村派出所、刑警队、治安科都干过，基本上什么都摸过。”赵国栋颇为自豪地道。

“噢，你是省警专毕业的？怎么在刑警队干了一年又下派出所？”中年男

子似乎对公安工作有些了解。

“江庙所是县里农村第一大所，一直缺人，我家又是江庙的，所以就回来了。”赵国栋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你家是江庙的？”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算是吧，我父母都是安都第一纺织厂的。”

“哦，纺织厂的啊。我说你口音咋也不完全是这边的呢，不过也算这边的。纺织厂在这边有三十年了吧，我当兵的时候这厂刚建起不久。”中年男子恍然大悟。

“嗯，满打满算三十年了。”赵国栋看了看日头，“大哥，你一个人过来的？”

“嗯，刚转业回来，想回来看看，趁着没正式上班之前还有点空闲时间，所以就一个人来溜达溜达。”中年男子有些伤感，“老家那边也没啥人了，回去了一趟，收获了一肚子酒。”

“呵呵，这是难免的，老朋友见面总得热闹热闹才是。”赵国栋张望了一下四周，日头正当，“大哥若是不嫌弃，中午就一起在这里简单对付一顿？”

“好啊。”中年男子很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饭桌上赵国栋也不劝酒，拿了两瓶本地产的粮食酒，自己只喝了两杯就放下了杯子，这让中年男子很惊诧。他看得出赵国栋酒量不浅，赵国栋解释下午还有工作，有点酒上上气氛就行了。

一顿饭下来，赵国栋和中年男子颇为投缘。赵国栋觉得这人谈吐不俗，不像有些当兵的，转业回来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地方生活。要么满腹牢骚怨天尤人，要么故作清高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此人显然不是那种人，他对安原乃至安都的情况都能说上一二，而且十分健谈。

中年男子一样对赵国栋很有好感，赵国栋表现出来的专业能力以及对世情社情的了解让他刮目相看。尤其是对眼下时政的判断和分析上，更让他觉得不应该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能够做到的。

赵国栋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闲聊会让对方感受如此之深，他无意间将书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加入了自己的观点中，使得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天后庙渐渐恢复了正常，逢会赶场的人渐渐散去。赵国栋和刘哥，也就是那个中年男子，在茶馆门口的茶座里闲聊喝茶。大叶的本地苦茶虽然

苦涩，但是却能让人在昏昏欲睡的下午头脑一清。

俩人一直聊了大半下午，从大观口历史到江口县现在的治安情况，从平川那边的风景名胜到安都市区这几年的发展变化，一直到苦茶味道都快消失了，刘哥才意犹未尽地乘车离开。

临走前刘哥要了江庙派出所的电话号码，也给赵国栋留了联系电话，赵国栋甚至连对方名字都忘了问。

江口县公安局局长栾征远神色严肃地坐在会议室居中的位置上，身旁的政委牛子建正在就接待新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兆国到江口县公安局调研一事进行安排。

刘兆国的横空出世让安都市公安局中高层干部大跌眼镜。

在此之前，根本就没人知道刘兆国是何许人。直到宣布前一天，市局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层干部才隐约知晓这位即将担任常务副局长的超级黑马，是原任北方某军区野战军中的一个炮兵旅的政委，刚刚从部队转业不久。

市局办公室的电话两天前就打来了，新任常务副局长刘兆国在调研了市区、郊区分局之后，到郊县公安局调研第一站就选择了江口，这让包括栾征远在内的整个江口县公安局班子感到既荣幸又有压力。

栾征远一直在琢磨这位新任的刘副局长为什么会选择江口作为调研第一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江口似乎都不应该在八个郊县中被选中。

论经济实力、论人口、论社会治安复杂状况、论县公安局工作在市局排名，江口都是中不溜的角色，但这位刘副局长就点名选择了江口。

与栾征远关系颇为不错的市局办公室主任苗贤私下告诉他，刘副局长亲自否决了办公室安排的到华阳县调研的意见，将调研目的地选在了江口，这就让栾征远有些着忙了。

“好了，刚才子建政委就接待市局刘局长到我局调研一事进行了布置，我完全同意。另外我再强调两点，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位刘局长对调研局机关科室兴趣不大，但刑警队和派出所是必到的。尤其是治安状况复杂的派出所更是十分关注，星文、凤祥，你们俩要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一点就是，刘局长对于汇报要求很高，简短精练，据说一般要求不

超过二十分钟，主要是实地查看了解。我担心刘局长未必会按照我们的安排进行调研，像交警队和治安科这些单位，我估计他不会看，刑警队倒没啥问题，但是城关所、北郊所、西外所、江庙所和桥关所必须要做好各种准备。凤祥，你多操些心，告诉这几个所长，如果出了问题，我拿他们示问！”

“栾局，这位刘局长听说不太好说话？”何凤祥心中也有些打鼓，能够不动声色地空降下来坐上这个位置，肯定手眼通天，据说这位刘局长最喜欢调研派出所，花溪分局和龙潭分局都在调研中出了丑，这种事情可千万别出在自己身上。

“没打过交道，不太好说。”栾征远也有些头疼，在此之前他只见过一面，是在宣布市局班子变动的干部大会上，之后再也没有往来。这么快就下来调研，连联络感情的机会都没有。

“怕就怕这位刘局长是来挑毛病的，那就不太好办了。”牛子建也有些担心，从花溪分局和龙潭分局传来的消息说，这位刘局长言语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

“大家做好准备就行了，真有问题，包也包不住。查出问题也是好事，有利于我们日后开展工作嘛。”栾征远见气氛有些压抑，给大家打气。

市公安局到江口调研来得很快，真如栾征远所料，这位刘副局长只听了二十分钟汇报，便要求到基层调研。江口县公安局的调研单位名单上机关科室一律被划掉，江庙所却作为最边远的派出所被点名要去，这让栾征远对自己的先见之明颇为自傲。

赵国栋万万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刘哥，涌上口边的刘哥两个字被硬生生压下去，变成了刘局长三个字。他奇怪的表情让一旁作陪的县局领导们都觉察到了个中蹊跷。

好在刘局长在江庙所的调研十分顺利，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主动提出在江庙用晚饭。这让栾征远和牛子建一行人都十分高兴，要知道，在花溪分局和龙潭分局，刘局长可是婉拒了那两个局的殷勤挽留。

送走了市局调研组一行人之后，栾征远一千人这才在江庙所坐下来分析这次市局的调研情况。

“小赵，来坐。”

赵国栋踏进会议室时还真吓了一跳，除了江庙所所长邱元丰外，栾征远、牛子建和何凤祥赫然在座。

“栾局、政委、何局。”

“小赵，坐吧。栾局他们想要了解一些情况，听说市局刘局长前一段时间曾经来过我们江庙？”邱元丰也有些忐忑不安，刘局长在饭桌上不经意地说，他前不久曾到过大观口，而且还和派出所打过交道，把他吓得不轻。好在刘局长对派出所民警的表现十分满意，才让邱元丰心头一块石头落地。

“嗯，我也不知道他是刘局长啊。就是八月十五大观口逢会，刘哥，哦，不，刘局长到大观口可能是休息吧，丢了一个笔记本。我帮他找了回来，就这么件事情。”赵国栋也知道想要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件事怕不容易，但事情就这么简单。

果然，邱元丰和何凤祥二人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细节，赵国栋也一一做了回答，总算让一帮局领导满意了。

栾征远相信赵国栋说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词或者刻意隐瞒。当时在饭桌上他就感觉到刘局长对小赵很有好感，而且超出了为他追回笔记本那种简单的好感，这才是最重要的，莫不是这位刘局长家中有一个待嫁闺女？

栾征远开始胡思乱想，都说这位刘局长来头极大。不但省委有人，而且某位军委领导也极为欣赏他，在他转业时还亲自挽留，后来在转业已定的情况下还亲自给安原省委打电话，要求妥善安排刘局长的工作。

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连军委领导的语气都形容得活灵活现，仿佛他们就站在电话旁。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位刘局长绝对不是一般的政工干部那么简单。从他调研中的表现来看，虽然不能说业务精通，但是也对公安工作颇为了解，很多问题都能切中要害。假以时日，只怕就会从外行领导成为内行领导。

赵国栋也意识到如果能够搭上刘兆国这条线，也许会让自己的奋斗大大增速。但是他也大致了解这位刘哥的脾性，若是自己刻意要求什么，恐怕只会适得其反，还不如安安心心干好自己的工作才是正经。